

奥古斯都与罗马帝国早期的城市化运动^{*}

杨俊明¹, 巢立明²

(1.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2. 华东政法学院 人文学院, 上海 200000)

摘要: 奥古斯都时期罗马帝国城市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一方面是对希腊化时期以来古代世界城市化运动的继承和发展; 另一方面也与奥古斯都在位时期所推行的各项改革政策有关。因此, 它是历史继承性和客观条件成熟双重作用的结果, 它不仅为罗马帝国, 而且为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创造并且传播了文明。

关键词: 奥古斯都; 罗马帝国; 城市化; 原因

中图分类号: K54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05)02-0036-06

基金项目: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 2004-2005 年度立项项目(0408010)(妇女参政、城市管理——古罗马吏治研究新论)

作者简介: 杨俊明(1958-), 男, 湖南湘潭人,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巢立明(1972-), 男, 江苏常州人, 华东政法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在罗马的历史舞台上, 罗马帝国的建立和早期繁荣是其最精彩的一幕, 奥古斯都则是这一辉煌的缔造者。罗马内战的结果使他成为唯一的胜利者, 他统治期间是罗马社会发生重大转型的时期, 即从共和制向帝制的转变。虽然“他没有恺撒的超人精力, 没有恺撒那样的广大眼光和惊人才能。但是奥古斯都是一个有智慧和冷静的、慎重的和小心的政治家。”^{[1](P682)} 他执政时期的罗马帝国包括整个地中海, 中北欧的大部份, 不列颠, 往东到幼发拉底河。在这个庞大的帝国中生存着不同的民族, 因而也就存在着大量不同的文化、信仰和传统。因此, 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们一方面依靠政治、军事和宗教的巨大影响以及比较完备的中央——地方行政管理体制, 制约帝国境内的众多民族, 允许其保留原有的法律、语言、宗教与习俗; 另一方面则在帝制的

强权政治下, 将城市作为扩展罗马文化, 施加罗马政治影响的重要渠道。^{[2](P321)} 城市在罗马帝国的管理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中央政府可以把对地方事务的管理权和征收赋税的重担移交给城市, 从而使中央政府能将更多的精力投向全局性问题。同时, 在罗马人看来, 城市是一个保持稳定和促进人民开化的良好机制。“因此从奥古斯都开始, 罗马国家一直致力于帝国境内各行省城市的发展”,^{[3](P121)} 推行城市化运动, 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罗马帝国境内城市的发展和繁荣, 并使帝国文化具有了典型的城市文明的特征。^{[4](P63)}

军事征服、政治统一推动城市建设在希腊化时

* 收稿日期: 2005-02-11

期即已开始,正如罗斯托夫采夫所言:“罗马帝国的城市不愧为希腊化时代前身的继承者”^{[5] (P208)}。

罗马帝国崛起之前,古代地中海世界曾经出现过两次城市化运动。第一次是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之间。“此时一方面由于字母的发明,使这一时期一种新城市结构在爱琴海地区开始形成,另一方面是社会权利从城堡逐步扩展到以村庄为基础的民主社区,而且村庄本身已发展到具有一种新的自我意识和深邃洞察力的水平。”^{[6] (P93)}然后在地中海与黑海沿岸,城市开始兴起,且数量不断增多,有一些已相当繁荣。此后不久各个城市又开始了大规模的海外殖民,从北非到高卢,从西西里到黑海东岸,遍及各地,而希腊生活方式和希腊文明也随之传播出去。“第二次是公元前四世纪后半期,这一时期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们在地中海东岸建立了一批希腊文明与东方文明的混合型城市,这些城市成了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7]

此前的两次城市化运动对于罗马帝国城市化运动的推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首先从形式上看,罗马帝国是单纯扩张城市权力中心的产物。“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广大的城市建设企业,”^{[6] (P157)}它把罗马帝国的痕迹留在欧洲的每一个角落以及北非和小亚细亚;它改变了旧城市的生活方式并建立起自己特殊的秩序,从最基本开始逐步上升,在各地建立了数百个殖民城市、自由化城市,而这些城市与希腊殖民城市的建立有着众多相似之处。

如果说希腊殖民城市是希腊文明传播者的话,那么罗马城市则是这一传播活动最大的受益者和继承者。罗马城市所使用的文化基石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伊达拉里亚文化。罗马城市发展中的宗教迷信成分主要来自于这种文化。另一种就是希腊文化。罗马人从希腊化城镇中学到的基于实践基础的美学形式在罗马城市的建筑物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罗马人的广场就是希腊卫城和广场二者的结合。但罗马城市并没有停滞不前,他们在此基础上依照自己的方式作了一些改进,从而使罗马城市的建筑较之希腊城市更为华丽、更为壮观。即使如此,只要人们细心比较罗马建筑,其中的希腊风格依然凸现其中。

然而罗马人对希腊文明的继承并不仅仅停留在艺术和建筑上,当奥古斯都君临罗马的时候,他意识到刚刚建立的中央政府官僚体制还不足以应付这个庞大而充满变数的帝国。经济和文明的差异使他在深感统治复杂性的同时,开始转而求助于

希腊文明。他从自身的历史传统和希腊城邦的辉煌中找到了治国良方,那就是推广城市生活,实行城市自治。因此,推进城市化成了奥古斯都加强中央政府统治行省、巩固罗马基业的重要手段。

从另一方面来看,帝国的城市化也是其自然历史过程的延续,这主要表现在一些行省的城市。罗马人征服以前,在高卢、西班牙等地的一些富裕地区就已经开始了缓慢的城市化进程,这其中的一些地区逐步发展成为大大小小的城镇。特别是在恺撒征服高卢的过程中,在西至高卢中部,东达匈牙利平原,北抵德国东部的兰河,南接阿尔卑斯山的广大地域内建立了800多座城市。尽管这些城镇当时不过是没有设防的居民点,但正是从那时起,它们中的一些已开始向城市化迈进,并在帝国时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

从总体上看,前两次的城市化运动都不同程度地传播了文化,而始于奥古斯都的第三次城市化运动作为前两次传播活动的继承与发展,在本质上与前两次无异,但在规模和影响上更为深远,历史地位、层次也更高。

二

城市是奥古斯都权力的中心,也是其权力的有力支撑点,通过推行城市化奥古斯都不再仅仅是一个武力征服者,而且也成为了一个文明的创造者和传播者。显而易见,奥古斯都在位时期所推行的各项改革措施是罗马帝国初期城市化运动得以推行的重要条件。

首先,元首政治的建立为奥古斯都推行城市化政策奠定了稳固的政权基石。

内战结束后,罗马人在迷茫中普遍产生了一种恋古和复古的情绪,他们渴望休养生息,期盼罗马和平的降临。“奥古斯都正是顺应了历史潮流,在‘复古’的旗号下进行着他的改革,恢复一个支离破碎世界的信心和秩序。”^{[8] (P149)}一方面他郑重其事地举行仪式,关闭亚努斯神庙,以示和平重返罗马,安定人心。此外他还颁布大赦令,废除旧法,减免国债,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护。另一方面奥古斯都在共和的旗号下加强了他的权利,建立起了元首政治。他首先清洗元老院,安插自己的亲信进元老院。随后,又两度采用以退为进的策略获得了一系列头衔:执政官、监察官、终身保民官、首席元老、首席公民等,并获得了重要行省的总督权,由于帝国

的军队大都部署于这些行省因而实际上他也掌握了帝国的军权。“与此同时,奥古斯都的权威也随着军队规模的扩大和对他忠诚的增加而不断壮大。”^{[9](P77)}公元前12年,罗马大祭司长雷必达病故,奥古斯都又一次被赋予了罗马最高祭司团祭司长的职权。从而使他独享军事、政治、法律、宗教大权。元首政治至此得以确立。此时“对奥古斯都来说,历史情况是极其有利的。”^{[1](P683)}元首政治的成功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从此,奥古斯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设想对国家进行改革,并能以最高效率做出判断,发布政令,在帝国境内得到有效地执行。这一切是奥古斯都改变旧秩序,建立新秩序、新制度、新规范、新价值的前提和基础。此时,国家机器成为了他手中一件得心应手的工具。通过罗马国家统治机器的改革,奥古斯都得以证明自己是古代世界最有天才的行政管理人员之一,是罗马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他对意大利和行省生活的各个方面所进行的巨大改革工作不仅把一个衰败的共和政体改变成一个新的并在以后保存了许多世纪的政体,而且还创立了一种持久的有效的罗马和平。”^{[10](P215)}

有些学者认为,奥古斯都时期帝国的组织机构表现出的是一股浓重的僵化、呆板气息。“但实际上这种统治也有它的灵活性,特别是在适应不同环境的变化过程中尤为显著。”^{[11](P220)}并且这种灵活性在其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亦有表现。

其次,奥古斯都在军事、外交方面的改革也间接为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罗马国家最初并没有常备军,是奥古斯都完成了由志愿兵向常备军的转变。”^{[12](P130)}“毋庸置疑,奥古斯都这样做的一个明显的理由就是有助于巩固他的权利,武装军队能有效地镇压内部的持不同意见者,打击外来的威胁。”^{[13](P83)}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军队的职能也起了一些变化,如:“奥古斯都的海军的主要目标是保证商业运输的安全和帝国各个部分之间的交通。”^{[14](P74)}为此奥古斯都压缩了臃肿的军队规模,延长了士兵的服役期限。从公元前14年开始,老兵退役后可以得到现金或土地。奥古斯都设立专门的金库,并逐渐提高薪俸,此举的直接后果就是促进了帝国经济的日益货币化。由于军队数量庞大,且遍布于各个行省,使货币流通范围几乎遍布帝国全境。这样,在元首制时代,第一次出现了整个帝国接近于统一的货币制度,它同时也反映了整个货币经济的局部统一。为了筹

措军饷,奥古斯都在行省开始强征货币税,相应的各行省就不得不改过去的实物租为现在的货币税,并鼓励通过大量输出商品以换回货币。城市是商品生产、输出的主要力量,因此各行省为了培植税源而支持城市的发展。此外,在一些意大利北部的殖民地和一些行省的边境地区,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得这些地方成为各边疆驻军的永久据点,退伍士兵得到土地作为移民者而永久安置在那里,久而久之这些地方逐渐聚集了众多人口,成为殖民城市。由此看来,军事改革确实间接促进了城市化。

在对外政策方面,奥古斯都以两种方式显示自己的实力:一是以武力为后盾对周边的一些弱小国家和民族采用威胁利诱的方法。奥古斯都的个人威望以及他对罗马世界的绝对掌握,使他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拟定外交政策,而且他还善于利用自己的亲属,通过把他们指定为自己的特命全权大使派往各地,与各国举行高级别的会谈以加强联系。“从而巩固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为国家谋取利益,并保持边疆的稳定。”^{[15](P222)}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与帕提亚人的交往中不费一兵一卒使他们交换了克拉苏和安东尼入侵那里时遗弃的军旗。而对于广大被征服的外邦人,奥古斯都的政策是:“凡可赦免而无害于安全者,我都宁愿赦免而不消灭他们。”^{[16](P3)}通过这种方式,奥古斯都在广大被征服地区确立起了稳固的统治,达到了单纯依靠军事征服而无法达到的效果。二是直接以武力扩大帝国的版图,使边界扩大到了易北河和多瑙河,“在罗马历史上,奥古斯都征服的领土比任何其它统治者征服的领土都要多。”^[17]在征服过程中,他大量兴建城市,如为开发高卢,他在这里建立了十几座新城,它们都位于各部族的中心和交通要道上。”^{[18](P198)}需要指出的是,奥古斯都掌握大权以后,罗马“所进行的战争都在远离罗马的地方。”^{[19](P78)}这就极大地维护了罗马城市的稳定和发展。

奥古斯都的军事外交政策促进了罗马和平稳定局面的形成。疆域的扩大,各地发展水平的差异,特别是对一些重要地点的占领,都为城市的兴起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另外,他统治时期大量开拓公用驿道和邮驿制度,^{[18](P192)}使各城市之间交通日趋方便,信息传递更加迅速。尽管这样做最根本的目的是为其统治服务,但客观上对于城市商品生产、输出、对外贸易以及城市间的联系是有积极促进作用的。

第三,奥古斯都税收制度的改革对城市化兴起

的促进作用。

罗马国家直到共和末期始终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财政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随着帝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行省成为税收的主要来源,并且税收状况对元首政治的稳固至关重要时,这种制度的弊端就逐渐显露。有鉴于此,奥古斯都采取措施改变、强化财政机制。其中税收改革是重中之重,在这以前实行的是包税制,这种制度被认为是共和时期“中央政权软弱的表现。”^{[20](P41)}因为各行省的包税人同总督相互勾结,大发横财,对农民特别是城市采取竭泽而渔的压榨方式,从而造成国家税收减少,税源枯竭,并且给城市以毁灭性打击。奥古斯都首先对帝国各行省实行人口财产调查,在此基础上重新确定直接税和间接税。包税制基本上得以取消,从而堵住了包税人与不法总督勾结,勒索城市、损公肥私者的源泉。又增设了遗产税、拍卖产品交易税和奴隶买卖税。各地的财务活动都处在财务督察使的监督之下,而财务督察使一般都为首首的亲信,受其指派对其负责,与行省官员毫无关系,因此,纳税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保护。这样一套相对统一的常规化税收制度使罗马经济步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应该强调的是,罗马人有一点过急地从传统掠夺过渡到稳定的税收制度,但是这对于在各种盘剥下艰难发展的城市经济却是一剂良方,各个城市从中受益非浅,使得他们有足够的资金来积累发展。奥古斯都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曾经把庆祝他凯旋而征集的加冕黄金三万五千磅归还给各个城市,并决定今后不再征收加冕黄金。^{[16](P10)}这就大大减轻了各个城市的负担。同时广大农民也可以利用手中的地租(货币)购买城市制造的商品(手工业制品),尽管这部分钱“只占他们总产值的很小一部分,但我不想夸大它,即使五千万农民的大多数是贫穷的,但是他们日益增长的消费要求仍希望建立一个城市产品的庞大市场。”^{[20](P16)}由此看来,税收的改革使城市的发展、扩大,不仅可能,而且必要。

第四,法制的完善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从公元前二世纪开始,随着罗马国家版图的迅速扩大,经济贸易活动日益频繁,与此相适应罗马的立法活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完善。从奥古斯都开始的帝国前期是罗马法学的黄金时代,奥古斯都并没有废除立法的正常渠道,公众集会表决权立法依然存在,行省总督依然有发布法令的权利,元老在立法中的积极地位依然保留,“但从立法程序

和内容上看奥古斯都的影响显然是巨大的。”^{[21](P442)}“元首制度的确立使得法学开始与国家权力相结合,但是皇权并没有因此而至高无上,而皇帝是‘遵照法律’而生活。”^{[22](P19)}从这个时候起罗马国家树立起了法律的无上权威,法度成了这个国家唯一遵守的标准。

与共和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统治开始趋于稳定,为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奥古斯都更倾向于用法律规范而不是用强制暴力,“在任何情况下,奥古斯都在立法过程中作出的决定从来不受情绪影响,而只有公众利益。”^{[23](P158)}“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解答权的确立,解答权是罗马统治阶级干预法学教育和研究活动的标志,是国家权力和法学联姻的开始,它对罗马法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24](P44)}解答权的出现使法学发展获得了官方的支持,从而改变了共和末期以来出现的法学家对法律的解答不受限制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法律解答、法律适用的混乱局面。奥古斯都的这一做法使罗马法得到极大地丰富和普及,对社会生活,特别是城市的经济生活起到了规范作用,“因此可以说资本主义初期的经济法律关系在罗马基本上都存在了。”^{[22](P40)}这就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另一个表现就是在意大利境内的城市中“各种市民组织具有几乎一致的制度,享有广泛的行政自主权。”^{[25](P323)}这种自主权使得各城市能根据自身条件来制定规划,发展城市。“由此看来,奥古斯都继承和发扬了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模式,即国家的管理者同时又是法官和法律的改革者,”^{[26](P5)}“他还加强立法,使城市之间和市民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更加规范。”^{[27](P126)}使法制观念深入人心,宽松的城市管理机制促进了公正、自由、有序的市场秩序的形成,从而为城市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

第五,奥古斯都的奴隶制度促进了城市化的形成和发展。

罗马国家从最初的台伯河畔的小村发展成大帝,其扩张的同时也是通过军事征服或通过赎卖获得大量奴隶的过程。“据估算,罗马奴隶最多的时候占到国家总人口比重的35%。”^{[20](P133)}大批奴隶的输入,为罗马国家的农业和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并且由于罗马所征服的不少地区,如:西亚、北非,都是文明程度较高的地区,因此,在庞大的奴隶群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具有专业技能的工匠,甚至这些人的语言、文化、穿戴都成了罗马人所

效仿的对象。与此同时,罗马人的生产方式也改变了,他们大都利用奴隶进行生产,制造手工业制品以满足自己的欲望,有的奴隶还从事商业贸易。奥古斯都时期,“释放奴隶之风很盛,尤其在东方诸省大批不经正式手续释放的释奴享有较大的自由。”^{[16](P105)}这样大批工匠聚集于交通要道,从事手工业生产,进行商品买卖,从而促进了早期市场的形成与城市的发展。

另一方面,奥古斯都还给大量被释放奴隶以公民权,“并且把这个作为对那些做出贡献的人的回报,并鼓励自由人与这些人合作。”^{[28](P118)}这一做法的意义十分重大,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市场活动的经济人必须是相互独立的,彼此的法律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在此基础上,当事人才能够得到交易资格,只有这样,市场主体的地位才是平等的,“而商品交换的发展,市场范围的扩大,必须要求更多的人有这样的资格。”^{[22](P41)}而这种资格就是公民权。现在许多被释奴得到了公民权,就意味着更多的人能从事商品生产和交易,此外,“奥古斯都还颁布法令鼓励被释奴结婚和生育,并予以保护,这就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口。”^{[29](P38)}

正是由于奥古斯都在其执政期间所推行的这些改革,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罗马帝国社会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特别是行省经济出现了繁荣。在东方,一些传统的手工业在衰落了两个世纪之后重放异彩:小亚的毛毯、皮毛,腓尼基的染布,埃及的化妆品等畅销在意大利和西方诸行省。在西方,不仅传统手工业恢复了生机,而且还涌现出许多新的手工行业,高卢南部和莱茵河沿岸各地兴起的纺织、制陶和玻璃行业,同时,西欧各地的采矿业和冶金业也活跃起来,西班牙的铅、锡和银矿,高卢的铁矿,不列颠的铅矿和达西亚的金矿都兴盛一时,并带动各地经济共同繁荣。同一时期由于奴隶的大量输入,特别是释奴制度对奴隶的吸引力使得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不仅埃及、西西里和撒丁岛是罗马帝国著名的谷仓,多瑙河沿岸的潘诺尼亚和米西亚两个行省也成了罗马帝国新的产粮区。而众多的城市分布在这些行省及其边远地区,因此这些地区多种手工业的发展为大量涌入的城市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同时农业的发展也为城市人口提供了充足的粮食。

可见,奥古斯都推行的城市化是在其历史继承性和客观条件成熟的双重作用下的结果,“这当中奥古斯都采取的是一种坚定而又不引人瞩目的步

骤来实现罗马城市化的。”^{[30](P19)}应该说奥古斯都推行城市化的初衷是巩固政权,而实际上作为古代西方世界最大的一次文明传播活动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它的意义和影响,这都是奥古斯都本人无法想象的,罗马人的主要成就是把城市文化连同它所带来的一切扩展到整个罗马世界,“正是这些城市构成了帝国文化和帝国本身的基本细胞。”^{[31](P237)}而且也成为构成整个西方文明的细胞。如果没有奥古斯都的城市化,没有众多城市的出现,多民族的罗马国家就不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国内的稳定和平,并将这一状态延续下去,造就罗马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和城市生活的推广发展给帝国带来了空前的和平、安全、稳定和物质繁荣。”^{[3](P121)}“奥古斯都推行的城市化对西方社会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是不可否认的,罗马城市本身就是西方文明的巨大博物馆。”^{[32](P229)}

参考文献:

- [1] 科瓦略夫. 古代罗马史[M]. 王以铸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57.
- [2] 官秀华. 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制[M].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 [3] E·J·欧文斯. 希腊和罗马世界的城市(E. J. Owens, The City In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M]. 伦敦, 1991.
- [4] 王晓朝. 罗马帝国文化转型论[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 [5] 罗斯托夫采夫. 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M]. 马雍, 厉以宁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
- [6] 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M]. 倪文彦, 宋峻岭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9.
- [7] 周义保, 张南. 罗马帝国城市化初论[J]. 史林, 1991, (2).
- [8] J·C·斯托巴特. 伟大的罗马(J. S. Stobart, The Grandeur That Was Rome)[M]. 伦敦, 1961.
- [9] 梅登伯格·萨廷著. 罗马帝国政治史(Maidenberg, Sartain, Rome? Empire? History of Political)[M]. 牛津, 1984.
- [10] 迈克尔·格兰特. 罗马史[M]. 夏遇南, 石彦陶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0.
- [11] 马塞尔·李·吉奥尔. 罗马史(Marcel. Le. Giay, A? Histry? Of? Rome)[M]. 牛津, 1985.
- [12] 《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编辑组. 外国著名军事人物(上)[M]. 北京:知识出版社, 1980.
- [13] 马·可古德曼. 罗马世界:从公元前44年到公元180年(Martin. Goodman, The Roman World: 44BC - AD180)[M]. 纽约, 1997.

- [14] 孟德斯鸠. 罗马盛衰原因论[M]. 婉玲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15] 约翰·里奇. 罗马世界的战争与社会(John. Rich, War And Society In The Roman World) [M]. 伦敦, 1993.
- [16] 李雅书译. 罗马帝国时期(上)[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 [17] 王乃新. 论奥古斯都元首制的政治特色[J]. 求是学刊. 1996, (2).
- [18] 杨共乐. 罗马史纲要[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4.
- [19] 塔西佗. 历史[M]. 王以铸, 崔妙因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 [20] 霍普金斯. 征服者与奴隶[M]. 闫瑞生译.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 [21] 约翰·瓦克尔. 罗马世界(John. Wachter, The Roman World, Volumel) [M]. 伦敦, 1987.
- [22] 杨振山. 罗马法[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
- [23] 狄奥·卡西乌斯. 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的罗马史(Cassius. Dio, The Roman History of The Reign Augustus) [M]. 伦敦, 1987.
- [24] 何勤华. 西方法学史[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 [25] 朱塞佩·格罗索. 罗马法史[M]. 黄风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
- [26] 托尼·霍诺. 统治者与法律(Tony. Honore, Emperors And Lawyears) [M]. 伦敦, 1981.
- [27] 安德鲁·林托特. 罗马王权政治和统治(Andrew. Lintott, Impertum Romanum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M]. 伦敦, 1993.
- [28] 迈克尔·格兰特. 罗马世界(Michael. Grant, The World Of Rome) [M]. 纽约, 1960.
- [29] 艾伦·沃森. 罗马奴隶法(Alan. Watson, Roman Slave Law) [M]. 伦敦, 1987.
- [30] O·F·鲁滨逊. 古代罗马的城市规划和管理(O. F. Robinson, Ancient? Rome City Planning And?? Administration)? [M]. 伦敦, 1994.
- [31]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上)[M]. 吴象婴, 梁赤民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8.
- [32] 亨利·汤普森·罗厄尔. 奥古斯都时期的罗马(Henry. Thompson. Rowell, Rome In The Augustan Age) [M]. 诺曼, 1962.

Augustus and the Early Urbanization of Roman Empire

YANG Jun-ming¹, CHAO Li-ming²

(1. History and Culture School,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2. College of Humanities,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Shanghai 200000, China)

Abstract: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Roman Empire during the Augustus age was, on the one hand, the heritage and expansion of the ancient urbanization since Hellenistic times, and on the other hand, related to various kinds of reform of Augustan. Therefore, urbanization of Roman Empire during the Augustus age is the double results of historical heritage and mature objective condition. It not only created and spread the civilization of Roman Empire, but also of Europe and of the world.

Key words: Augustus; Roman Empire; urbanization; reason